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兩朝

天子

下

南宮復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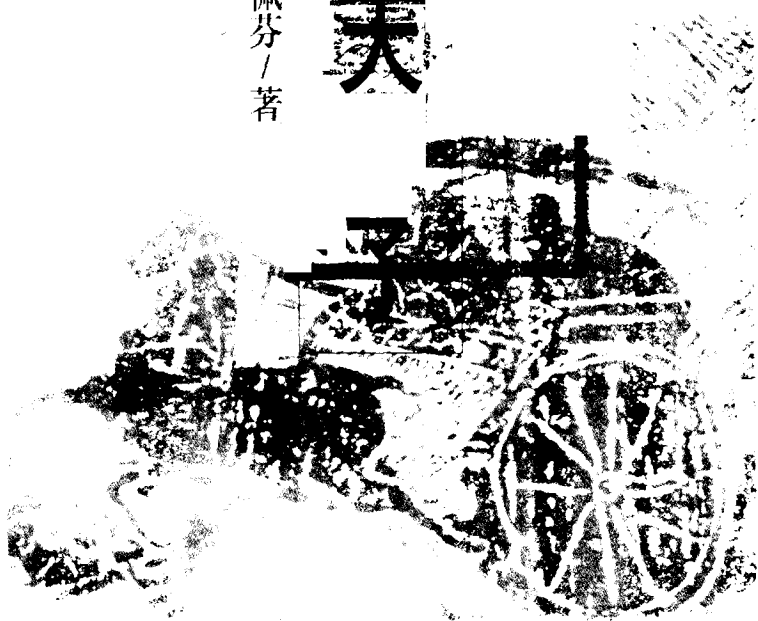
台湾 / 林佩芬◎著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两朝天子

台湾 林佩芬 /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朝天子 / 林佩芬著.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7.12

ISBN 7-5057-1420-1

I. 两… II. 林… III. 长篇小说: 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7)第24536号

书名	两朝天子 (上、下)
作者	台湾 林佩芬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通县曙光印刷厂
规格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8.375 印张 659000字
版次	1998年1月第1版
印次	199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10100册
书号	ISBN 7-5057-1420-1 / C · 126
定价	50.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合同登记号: 图字01-97-1568

目 录

下卷 南宫复辟

- 第一章 亢龙有悔 (1)
- 第二章 密云不雨,自我西郊 (83)
- 其巢 (147)
- 离之 (227)
- 第五章 硕果不食,君子得舆 (273)
- 第六章 鸣鹤在阴·其子和之 (375)
- 后记:人性与历史 (417)
- 附录:公元 1368 年—1457 年明朝与蒙古
关系简表 (423)

第一章

亢龙有悔



月光遍照，泻下一地如霜的银波，笼罩着整个人间世；中秋的月色特别明亮，照耀着人寰，万事万物都被映照得特别清晰，人心中的幽深细微也就分外凸显。

大明景泰二年，中秋佳节，月圆人团圆，民间家家户户一片欢欣，赏月吃饼，共话家常；大明皇宫中的佳节欢庆，当然更胜民间十分。

爱热闹、喜繁华、好享受的景泰皇帝朱祁钰早在多日前就已经叫了最受他宠信的司礼太监兴安来细细地吩咐了一番，交办欢度中秋佳节的一应事宜；而能干的兴安当然错不过这种一展身手的差事，大把的银子一花，让朱祁钰过了一个生平最满意的中秋节。

不独以月饼为主的各种吃食、瓜果、茶汤备办得比往年更讲究、更精致、更丰盛，搜自全国各地的花卉草木、奇珍异兽比往年更特别，给帝后、宫监们备办的新衣质料更好、样式更新，三宫六院，御花园的布置、陈设妆点得更典丽、更华美……兴安还挖空心思地备办，重新调训了一批女乐、舞伎、优伶，让她们演习了新编的乐舞、戏曲，在中秋的一轮明月下向朱祁钰献艺。

一面规划这种种游艺的同时，他一面调来大批工匠，在皇宫

中搭起戏台、扎起牌楼，雕饰、油漆得五彩夺目，再饰以灯彩，缀以鲜花，铺以红毡，将人间的繁华堆积到极致。

终于，佳节正日到了，这精心备办的一切一起发挥功能——

朱祁钰打从一早起床后心情就好得不得了，在太监们的侍候下，他穿上簇新的龙袍。这件龙袍是兴安特地交代了匠人别出心裁地制作，没日没夜地赶出来的。尽管整件衣袍上的图案一样是九龙，一样是以细捻的金线织成，但却有个最异乎寻常的设计，那便是每一条龙头上的眼珠都是用赤金铸成的小圆球镶在上面，这么一来，龙眼便鲜明突出，越发使这九条龙显得栩栩如生。

他一见这龙袍就心花怒放，喜不自胜地说：

“啊，朕小时曾听先皇说起过，从前，宋徽宗画禽鸟，总拿生漆点眼珠子，这样，画成的禽鸟之眼就显得分外逼真——不想你竟用这个法子替朕备了这样的龙袍来！”

他当然重赏了兴安，然后，等到生育了皇子才满月不久的杭贵妃奉召而来的时候，他头一个就是眼睛一亮，连声叫好，再接下去就更要加赏兴安了。

杭贵妃身上的新衣也是兴安绞尽脑汁想出的新样子，特意挑了手艺好的匠人制成的：整套衣上的主要图纹是孔雀，却不只挑到了一颗极罕见的黑玉镶在孔雀眼上，连孔雀的身上都用真正的孔雀翎缝缀，既让整件衣裳看来像一只开屏的活孔雀，也让孔雀翎上的闪闪蓝紫色光晕将杭贵妃的一张粉脸烘托得更加艳光照人，娇媚欲滴。

“好——好——好极了——”

他看得连眼都不舍得眨一下，过了好久才宛如顿悟般发出一声“哦”来，然后说：

“朕要赏你几件珠宝，插戴起来，才好配你这身孔雀衣呢！”

她其实已经满头珠翠，但，何乐不为呢？

“臣妾叩谢万岁爷赏赐——”

满面笑容地盈盈下拜——当然，只待她腰肢下降了半分，膝盖都还不怎么弯曲的时刻就已让朱祁钰给伸手扶住了，一迭声地说：

“免礼，免礼——朕生受了就是！”

一面却吩咐兴安：

“这身衣裳最好配蓝宝，你去找几副蓝宝耳坠、钗环、戒指来——哦，还有，朕记得，库里有纯金打造的孔雀花冠，尾上开了屏，镶了宝石，嘴上衔着几串金珠红宝，你快去取了来！”

兴安想了一想，问道：

“可是永乐爷时候进贡的？从来没赏给哪位娘娘过，一直就锁在库房里的那一副？”

朱祁钰点头说：

“唔……朕小时候看见过，装在一个八宝攒丝锦盒中，外面加了一副小锁——你去库房，叫人开了锁送过来，手脚快些，朕要即刻给爱妃戴上！”

兴安恭恭敬敬地应了声“遵旨”，飞快地亲自去交办了；而等他一走，朱祁钰越发把全部精神都集中在杭贵妃身上，笑眯眯地对她说：

“算起来，总有二十年了吧，朕还记得那副漂亮东西呢——那个时候，朕年纪小，别的事不怎么懂，可就是看了漂亮东西就爱；那一年母后生日，父皇说赏件首饰，叫人拿了几样来给母后挑；里头最漂亮的的就是孔雀花冠，朕看得眼都直了；可是，母后那时只得了个妃位，怕恼了正宫，不敢拣最好的要，挑了副碧玉手

镯，配了翡翠耳坠就算了，这孔雀花冠就给退回去，锁在库房里，直放到现在呢！”

这桩往事杭贵妃还是第一次听说，先是“噢”了一声，继而却问：

“既然母后不敢要，怎么没给了正宫皇后呢？好好的东西，一锁二十年，岂不是可惜了？”

这么一问，朱祁钰脸上的笑容就带起尴尬了，讪讪地说：

“孙，孙娘娘一听说是母后看过、挑过的东西，再好也不要了！”

这微妙的心态，杭贵妃当然省得，在不自觉地一声“哦”之后，她顿时就想到了绝好的应对之词——眼珠子轻轻一转之后，她笑吟吟地娇声说道：

“如今，万岁爷把母后看过、挑过的东西赏了臣妾，对臣妾来说，这可是天大的恩宠呢！”

一句话说得春风一般，把朱祁钰心中的一点黑影都吹散了，也把原来曾经在她心中顿了一下的朱祁钰的那句“怕恼了正宫娘娘”的话给吹到九霄云外去了，只剩下一肚子的欢悦……

不多时，那副在朱祁钰心中记忆了二十年的孔雀花冠取到了，那只锁已打开的八宝攒丝锦盒完好如新，让兴安放在一个朱漆托盘上捧进来。

朱祁钰亲手打开锦盒，一刹时，盒中的孔雀花冠光灿灿地显现在眼前，侍立在他周遭的几十名太监宫女登时就忍不住一起发出了惊呼与赞叹：

“哇——好耀眼……好贵重……好精致……”

杭贵妃的贴身宫女小倩更是心思灵巧地想到了句别出心裁的话：

“这是天下第一美冠呢！”

杭贵妃当然更加喜不自胜，心口如飘着云朵般地摇摆着，口中倒也没忘了连声向朱祁钰谢恩，一双眼珠却没法子集中到朱祁钰身上了。

那不知名的民间工匠手艺委实巧夺天工，一团足赤黄金在他手上被铸成了绝美之物——上镶宝石开展成屏的尾巴以极细缕的金丝连缀，一如孔雀翎毛的纤丝，烘托着微带几分自负与骄傲之气、头颈往上仰的孔雀，不独形似，更且神似；而且，整副花冠的材质以黄金搭配宝石，光耀夺目，华贵灿烂得与孔雀的造形切合成一体，使得整副花冠无论就整体、就细部衡观，都华美、精致至极……

几名宫女在小倩的带头下上来侍候，先扶着杭贵妃款款地移动脚步，在镜台前坐下，接着小心、仔细地为她卸下原来已插在发上的满头珠翠；然后，几个人一起屏气凝神地取过花冠，为她戴上头，再把耳坠、戒指都换成朱祁钰新赐的蓝宝石……一体妆点完成后，便连杭贵妃自己对着镜子都看呆了。

而陪着看了整个过程的朱祁钰非但没注意到自己傻站了许久，膝腿已经开始发酸，还一个劲地赞美着；而一等到杭贵妃把镜中的艳绝人寰的自己看了个够，在宫女们的搀扶下盈盈地站起身来的时候，他立刻赶上一步，自己去牵杭贵妃的手，一面笑眯眯地说：

“你看看，朕把这天下第一美冠都赏给你了，就只差‘皇后’的名号了——”

说着，他不自觉地就自己接下去说：

“只需再等等时日了——朕先把皇太子换成咱们的见济宝贝，接下来就能换皇后了——”

这个话已经讲过太多次了——打从杭贵妃生产的七月初二那一天，他在乾清宫中等消息，一听来报，杭贵妃生的是皇子^①，他顿时就脱口向身旁的兴安说：

“啊——朕有儿子了！再也不用安着个侄儿当皇太子了！”

此后，这个话他几乎每天都要和兴安说上好几遍，只要是没有什么外人在跟前，自己也不在两宫太后的跟前……到了小皇子满月的那一天，他第一次见到产后的杭贵妃，开口的第一句话也就是这么说着，而且再三重复，似乎，他最能表达心中的欣喜的，就是这么一句话。

而他这些话，根本是杭贵妃耳熟能详的——打从汪皇后生下第二位公主以后，他就不停地说，两年来，已经不止百遍千遍了；而今，美梦成真了，他再重复地说，也不过是宣泄心中的快乐而已；她什么都清楚，当然也不在乎再等些时日才母以子贵地登上皇后的宝座。

因此，她什么话也不多说，而只是笑吟吟地躬身行礼：

“臣妾谢万岁爷隆恩！”

小皇子被命名为见济，抱在怀里软软的、暖暖的，浑身散发着乳香，带给她莫大的充实感，也将为她带来最尊荣的、母仪天下的名位。

而今，朱祁钰已经率先将大明皇宮中最华美的首饰赏给了她——仅仅只差一点点的象征意义了，这精巧绝伦的花冠上骄傲的仰首展姿的是一只孔雀，而不是一只连身份都至尊至荣的凤凰——

“只需再等些时日……”

她默默地在心中咀嚼着朱祁钰的话，脸上越发笑得灿如春花；一只手让朱祁钰牵着，传过来阵阵的暖流，使她越发肯定地

认为：

“过了今日这中秋佳节，万岁爷就会有所举动了！”

她甚至认为，朱祁钰趁这中秋佳节赏给她这么一项精美华贵的首饰，让她在佳节庆宴上亮相时艳冠后宫，本身就是一种暗示，那是在让大明皇宫中的每一个人都先了然于心……体会到这一点之后，她便对自己的未来更具信心，也更加提醒自己，在今日这样一个佳节的庆宴中必须表现得完美无瑕，令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喜欢自己……

庆宴在黄昏前就展开了，身为皇帝的朱祁钰亲自去接了两宫太后来到了御花园中早已架设好的戏台前的席次上，晚宴也预定在这席上举行，时候未到，但是瓜果、点心早已摆满了；一盘盘制作得色香味俱全的糕饼羹饴和时鲜水果一起散出诱人之美，整座园中更且飘满了丹桂的香气，把佳节的秋意点得更浓。

孙太后和吴太后下了舆，并肩入席的时候，汪皇后带着两名稚龄的公主和其他的妃嫔们早已等在一边侍立了，一起站在东首；唯独杭贵妃在小倩的搀扶下立在西首，身旁站了十几名宫女，一起环护着抱着见济的乳母；兴安也站在西首，靠近杭贵妃身侧，两相对照之下，东首的声势虽然因为人多而显得大些，却没有一个人敌得过一身孔雀衣冠的杭贵妃的光芒，再加上有新生的小皇子见济在，更无人能敌——尽管以统领六宫的正宫皇后为首，东首的声势还是弱了。

两宫太后的声势也显得一强一弱——

吴太后一张丰润的脸上带着喜气，眼角眉梢都在笑，很自然地散发出尊贵之气来；她身穿明亮的金黄色上绣四喜如意图纹的夹衣，胸前挂一串碧玉珠链，越发显得耀眼夺目，反倒是原本容貌胜她几分、名位也略高她一筹的孙太后看起来比她黯淡了

好几分。

孙太后一样是经过精心的修饰而来，服饰与发饰俱皆刻意讲究。她身着大红色绣“百子图”夹衣，束着珍珠玲珑系腰，耳畔簪着两串珍珠盘成的大朵牡丹花，本是极高雅华丽的装束，可以衬出她的花容月貌，却怎奈，她的神情与她的容貌、衣饰融合不到一起。

她看来有点儿不定心，有点儿疲累，有点儿恍惚；有点儿打不起精神来，甚至，有点儿憔悴，有点儿黯然；她似是非常勉强地出席，似是在强颜欢笑，却掩藏不住内心的落寞而流泻在神情上。

金英亲自陪侍着她，也只减轻得些微的落寞之感，而没有太大的作用……幸好，她的身份毕竟是尊贵的太后，一下与，立刻就有汪皇后带头的一大群人开始行礼叩安，四下里在热闹中还带着几分哄乱，倒把她的心绪遮掩过去了。

可是，一入席落座，她的落寞感又来了。

那是杭贵妃带着抱着见济的乳母走近前来，再次行礼之后，她让乳母把见济抱近吴太后，一面伸出手逗着见济的下巴，笑着说：

“见济给皇奶奶请安，见济说，皇奶奶万安——”

新生的婴儿当然还不会照她的指使说话，甚至，才出生一个多月的见济根本是紧闭着双眼睡着的，但是，红通通的小脸非常可爱，看得吴太后心花怒放，一把就从乳母的手中接了过来，抱在怀里，笑得合不拢嘴地说：

“哎唷，瞧这小模样儿，多俊哪！跟他父皇小时候一模一样的！”

朱祁钰一听也立刻凑过脸来，笑道：

“母后好记性，还记得儿臣小时候的模样！”

吴太后笑着对他说：

“做娘的，就是记得这些呀——小模小样的，怎么看怎么爱！”

说着，她更忍不住抱起见济，在那张小红脸上连亲了几下，而这一亲却把见济给亲醒了，微微地睁开眼睛，接着，两只小手动了几下，嘴里跟着就发出几个咿呀的单音，却把吴太后看得更乐了，笑得满脸红光地逗弄着他说：

“哎唷唷，人家醒了……小见济，乖宝贝，奶奶的乖乖孙……”

几句话说得声音混合得天衣无缝；怀抱着见济，她的心中洋溢着快乐与满足几乎无言可喻；而且，她的一颗心全部投注到了见济身上，便全然没有注意到席次就在她身边的孙太后的表情，以及站在不远处的汪皇后的神情。

倒是孙太后很清楚地看到汪皇后脸上的一纤一缕……

那仿佛是她自己……

身穿绣着凤凰的天红色夹衣，佩戴着一切象征着正宫皇后身份的饰物，原本美丽的容貌也未曾减色，但是，那神情却是黯然的，带着几分的失落和幽怨，甚至，还带着几分难堪！

同是大明皇宫中的沦落人啊，一个身为正宫太后，一个身为正宫皇后，却一起遭到了被冷落的际遇……

但，她却无意向汪皇后付出友谊，化解、分散些许两人心中的难堪，而只是强自忍耐着心中的感受，继续端然而坐，木着一张脸，保持着尊贵身份所应有的仪态；然后，她慢慢地移开目光，将汪皇后整个人都排除在自己的视线之外。

倒不是没有同情心，而是明知自己无能为力，帮不上汪皇后的忙——她很理智地告诉自己，不必吃力不讨好地去做一些徒劳无功的事。

可是，念头才只一起，目光一转，自然而然地就转到了杭贵妃身上，刹时间，她的心口紧紧地一皱，整副肝肠仿佛整个地绞扭在一起；那无声、无形，但却非常具体而来的刺激与冲击远比目光正视汪皇后的时候还要大上十倍百倍。

那也是自己的投影啊，而且是二十多年前的……

她看着那刚做了母亲的宠妃，脸上笑得如一朵盛开的大红牡丹花，头上戴着孔雀花冠，身着孔雀羽衣，光灿灿丽得闪闪耀眼，连整个人都恍如化成了活孔雀似的，展现出美丽与骄傲……活像是从前的自己。

自己也是凭着美艳绝伦的容光和怀中的婴儿，成功地击溃了当时的正宫皇后胡善祥——先是使胡善祥和眼前的汪皇后一样，备受宣宗皇帝的冷落，饱尝难堪的滋味，然后，在宣宗皇帝的暗示与主导下自动上表退位，出家修道——那是自己一生中最得意的一场战争啊，而今，往事竟然在自己眼前重演！

她的心中五味杂陈——当然，这并不是真为了眼前的汪皇后与杭贵妃；眼前的景况不过是勾起回忆与感触而已，她真正难过、伤怀的还是自己的际遇！

仗打赢了，顺利成功地爬上了皇后的宝座，然后，由皇后而太后，极尽人间的富贵与荣华；却不料，才只短短的几年，一场土木之变夺去了一切，皇帝换了人，自己成了有名无实的太后；好不容易盼到迎回了朱祁镇，情况还是更坏……

已经整整一年了，历经了九死一生才从土木堡的鬼门关脱身，又被也先羁留了将近一年的朱祁镇一回到北京，就被送入了

正名崇质宫的南宮居住；名为“太上皇”，日子却过得形同软禁。

别说指望朱祁镇南返之后能为她挣回一点什么了，失去权势之后的朱祁镇根本自顾不暇，形同囚犯……他的脚步不能离开南宮一步，连到仁寿宮向她请安也不能；除了在她寿诞的那日，得到朱祁钰的特别批准之外，平常的日子里，母子两人想见一面都难如登天！

更过分的是，朱祁钰蓄意要隔绝朱祁镇与臣民之间的联系，让臣民尽快地忘记朱祁镇的存在，非但平常不准大臣们朝见朱祁镇，便连元旦这等重大庆典，也不让朱祁镇露面；各种祭祀仪典、端午佳节……乃至于今夜中秋庆宴，小至仅在御花园中举行、并无臣民参与的形同“家宴”之会，也从无朱祁镇露面的机会。

而这还在其次——她的心中隐藏着更大的忧虑：

“见濬的身份保不住了！”

自朱祁镇南返的这一年来，经过正式典礼册立的“皇太子”朱见濬一样被剥夺了露面的机会，除了名号，什么都没分了，而这名号的被夺也已是早晚的事——打从杭贵妃一怀孕，她的心中就七上八下；等到尘埃落定，证实杭贵妃所生为男之后，心中的绝望就更确立了。

朱祁钰有了自己的儿子之后，还肯让朱祁镇的儿子当皇太子，将来接替皇位吗？

“唉——”

心里一阵酸楚夹杂一阵叹息，却除了化作无声的长叹之外，再无其他；偏偏，目光偶然一侧，却转到了身旁的那对亲祖孙；与她“姐妹”相称的吴太后也早已忘了她的存在，专心一致地抱着见济，左亲右亲，左逗右逗，笑得忘情所以。